

經部

春秋說卷二十一

宋 洪咨夔 撰

襄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蒙以養正聖功也君心之開塞君德之進否莫重乎童蒙之日養得其正則可以為聖為賢非其正則愚不肖之歸成王以幼沖嗣立周公負而相之小毖訪落皆以未堪家多難為言所以使之知王業之艱天

位之重不可以易為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蒙養用力之本也公嗣位纔四歲涵養德性成就氣質正惟厥初大臣有聖賢之學乃能進君于聖賢之地是固非所望於後世苟得儒者隨其資利導之亦必有開明之益由今孜之六歲如晉敢不稽首特孟獻子為之辭七歲如晉聽政屬鄫借助亦孟獻子為之辭髫齡米儒猶有可誘至十二歲晉侯宴之于河上問公年曾不知對會于沙隨之歲以生又季武

子為之辭宜其民情國事有懵焉而已蒙不知養行父得不任其責乎雖然鬼嘯以陰盜行以夜君德開明非權臣之利也三家方利公之昏冲以固其權尚何以引以翼其之思哉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楚取宋彭城封魚石不繫之楚而繫之宋著楚黨叛之惡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九國合圍彭城彭城既下率其師鼓行而前乘勝以壓鄭何不可者而八國散歸韓厥獨以偏師致伐東諸侯之師之至者則次于鄫以待之有餘不敢盡也夫三軍以氣勝厲公誅鄭屢動列國之兵迄莫能制其命非力不足也氣歉故也今諸侯之師左次厥以一軍獨進略鄭邀楚不啻風雨之疾使合而前夫誰

能禦此其亂已足以摧鄭人之膽矣悼公之用兵深沉持重若此伯業之復興宜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鄭黨於楚宋黨於晉春秋爲尊中國攘夷狄作故楚師侵宋以救鄭書侵不書救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簡王初崩赴告未徧于列國邾子之朝嗣君魯以大喪謝而不受在彼得以致事大之敬在我得以致喪君之哀是爲合禮偃然受其朝魯之失也既受邾子之朝何能卻衛君之聘使重其失矣公方幼沖知不及此魯秉周禮獨無君子之論哉按杜預云時王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原文赴告未徧句已從杜說而下文又以魯之受朝聘爲非豈赴告獨先及魯耶義殊未允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悼公嗣主夏盟一轉移閒精采立變非天資絶人不能也而學問之功缺焉未免動之不以禮冒天王之哀而遣使以聘魯乘成公之喪而出師以侵鄭良由習見季世之俗不聞先王之訓故爾不然以公天資之高輔之高明光大之學何桓文事業之足為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晉累世以來安中國無善政制外寇無成謀至景厲而極悼公一出如溽陰昏霾積久不解長風從西北來盡掃而空之端倪軒豁萬象呈露孰不為之心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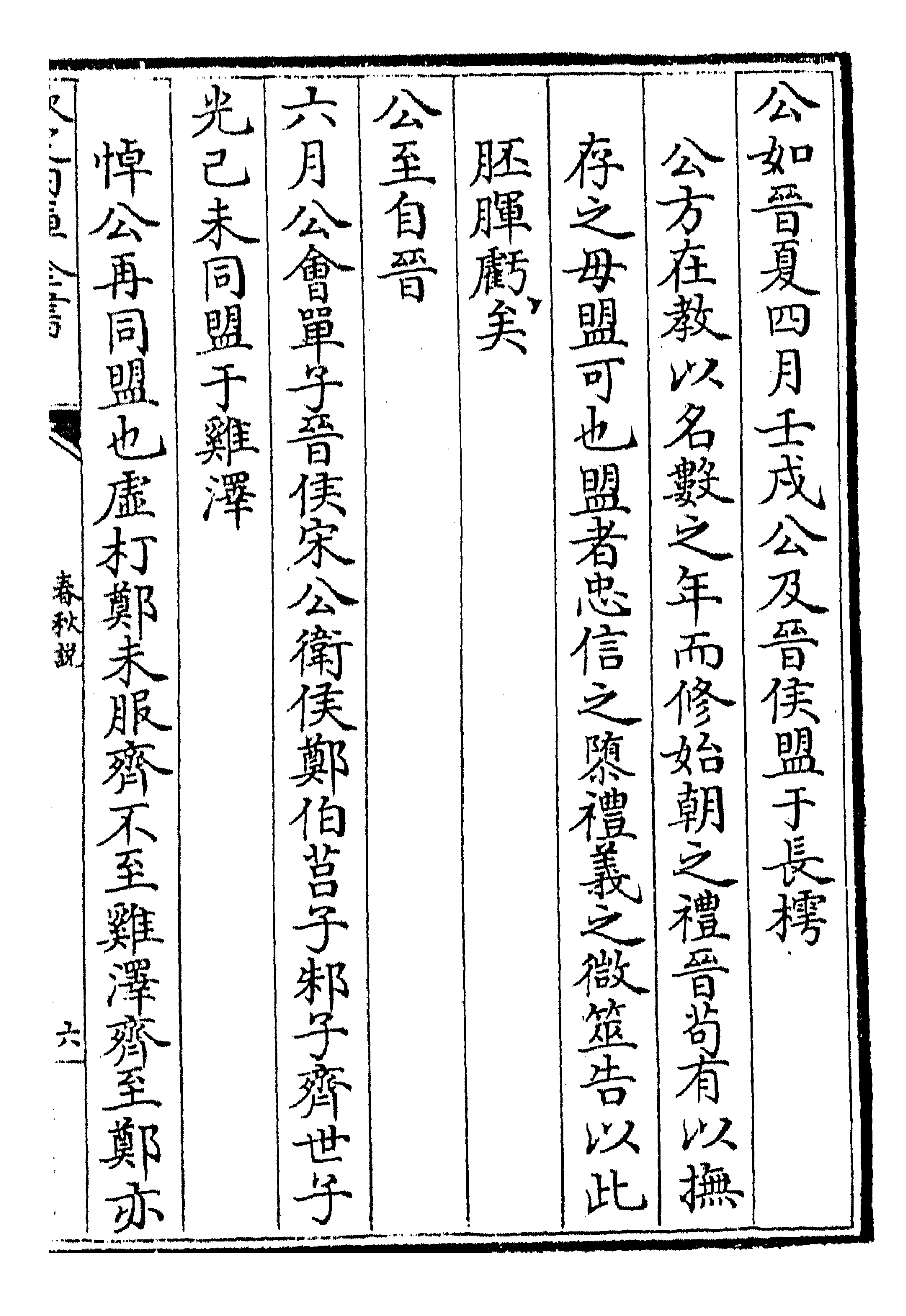
目明疑若鼓少年之雋氣為之而老成持重有諳歷
世故精練兵機者之所不及盖天下之事專欲者難
成而同欲者必濟好謀者常勝而輕進者必敗楚之
倔强鄭之反覆不可徒以力制據襟喉以操命脉投
肯綮以解髖髀詳慮而熟圖可也故命荀罃會諸大
夫于戚以盡其謀而城虎牢以偪鄭果得之于孟獻
子事將在齊其晝亦於是定焉謀定事舉如善射者
審固而發應手破的一令而大小國皆集齊亦不敢

不至規模堅凝聲勢震蕩版築之功談笑立辦鄭不敢爭楚不及問而從簡書衛中國之大勢盡爲我得鄭由是不攻而自服楚且屈矣書再會于戚以見成謀之定遂城虎牢以見集事之速春秋蓋深壯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自相攻中國之利也楚方簡兵蒐卒組甲被練以向吳而鄭陳已從晉會盟于雞澤矣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方在教以名數之年而修始朝之禮晉苟有以撫存之毋盟可也盟者忠信之隳禮義之微筮告以此胚腪虧矣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悼公再同盟也虛打鄭未服齊不至雞澤齊至鄭亦

服陳且請服晉業復興矣思昔踐土之盟鄭背楚而來陳侯如會盟于王庭以共奬王室號稱伯業之盛今楚黨轉而為晉如踐土時自非以尊王大義聳天下人心將不固於是屈單子為諸侯先王室卿士下與列國相為要結雖非盛世事而用權以濟亦世變所不得已也第自得諸侯之後會盟凡幾王人不復下辱蓋芻狗土龍視之矣習俗移人悼雖賢亦不免乎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天下之事一利興則一害隨故禮家以別嫌明微為難陳疾楚慕晉而來知去就之義矣袁僑至非後會而殊盟大夫不可與諸侯同歃也内大夫與諸侯盟不譏外大夫與魯公盟必譏今以列國之君及齊世子而盟王卿士已非古義苟使陳大夫俎豆其間不惟卑公卑盟主且卑王室矣此所以諸侯既盟而後

大夫與大夫盟正名分也悼公之思慮精密區處安詳如此然大夫專盟自是開端溴梁大夫盟不以諸侯之大夫書漸替然也使悼公而學禮則所處當更中於嫌微之幾矣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鄭陳許皆楚之與也鄭陳既從晉于雞澤許獨不至故有是伐然以許之寡弱迫於鄭而遷葉殆不能以

自存叛服去來何關輕重知武子勿討可也顯比王
用三驅失前禽前禽聽其自去魯何害其為比哉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可謂有禮矣然其
意在於形晉之伐鄭喪激鄭之怨晉伐以回陳鄭之
南非誠于行禮也陳不聽命彭名復侵陳於未葬之
前本心見矣豈非作偽之拙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穆姜公夫母齊姜公母定姒公妾母裳衣之分不明魯於妾母之禮每與正夫人等雖母以子貴而進妾以僭嫡並侑廟食早先君矣定姒之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所以正嫡妾之分季文子乃怵于匠慶一言遂用小君之禮葬之執德不弘故為流俗所轉也書薨葬以夫人小君皆譏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盟主意嚮之所屬列國指南也鄭聘使不交于魯凡幾年悼公厚魯以為諸侯表而鄭遂修嗣君之聘使玉帛之好常通甲冑之戎不起豈非天下之福耶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推赤心置人腹固無中外之間而非我族類亦不容不過為之防蔑林父先會吳于此而後晉合諸侯與吳會于戚謹之重之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大臣法則小臣廉具瞻所在百辟之儀也為國柄臣

背法而徇利是賢否一以賄成則朝綱紊亂吏道垢濁上下交征利國事去矣公子申為司馬多受小國之賂楚人殺之及討陳叛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亦殺之二子任國安危不顧大計唯利是嗜此或不懲其何以能國申與壬夫之誅不失大夫公子者罪在專殺不可盡謂楚不刑也記不云乎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中國之御外域能使權在我而不在人則闔闢進退一惟吾聽不要約而固矣雞澤之盟吳以道遠不至尋請聽諸侯之好於是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且告會期彼之意嚮既堅乃始令諸侯與會于戚十三國玉帛之臧不減柤丈吳進趣其間衣冠文物見所未見雄心悍氣固已陰鑠其七八何彊之足恃悼公慮事之深處事之當也春秋進吳而人之又序乎鄫之

上豈非以其知中國之尊歟夫齊桓葵丘之會束牲不歃猶以盟書召陵之師得志乎楚亦以盟書今會吳而不盟蓋吳之請乎晉者出于情而非偽晉之待乎吳者一于信而不疑晉悼坦懷以服遠宜無俟乎盟言以約之也審情偽于善道而推心腹於戚可以觀御外域之權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公至不以會而以救大之也曷為大之大魯不倦于為義也大魯所以大晉也陳苦楚之侵欲甘心從晉不召而自會去就審矣楚討其貳已晉命諸侯戍之楚復致伐晉又合諸侯救之戍以備其不虞救以紓其急兩役繼舉曾靡告勞悼公之于救災卹患可不謂勤乎此蓋與救邢城邢同其功而不見其有勉强之意

辛未季孫行父卒

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相成王功成治定必欲告老而去未聞怙勢杏權至死而不釋也行父相魯事必三思而後行見無禮于君若鷹鸇之逐鳥雀及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君子蓋稱其忠而魯由之以微者君弱臣強私大權以為己物也且自僖十六年與政至于今七十有七年計其齒當已耄引年謝事退為國老亦何不可者而必杏執國柄死而後已

夫以伊周功業之盛猶不敢居相三君而魯日削乃居之以為安可乎世卿如彼其專執政如此其久魯人知有季氏不知有公諸侯亦惟季氏之是閒其分

魯特需時耳安得不于日卒而有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莒女有為鄫夫人者欲立其出公羊傳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穀梁傳也穆叔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又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莒人滅鄫左氏傳也公穀奇於左氏左氏正於公穀何則滅者亡國之善辭鄫取後于莒以廢其世祀罪在鄫子豈應獨以罪莒而鄫得善辭鄫恃魯慢莒其為莒以兵滅明矣況去年鄫世子巫如晉以世子係之鄫

鄫不為無後何為復取諸莒也不信春秋之滅而信公羊之將滅穀梁之非滅不亦好奇之過乎是年齊侯亦滅萊好奇者又將何以為之辭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宿自是交於諸侯矣三世專國君子為魯懼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一年之間兩小國見滅前所未有莒書人齊書爵齊

侯親滅之也鄫恃魯之賂萊恃賂夙沙衛之謀不知自立以為彊乃欲假人以為固皆有取亡之道春秋哀其愚故書滅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孔子曰小人喻於利孟子曰孳孳為利者跖之徒觀

喻與孳孳之辭則知小人勢利之念無一息間斷凡可以圖得者必百計以求之機關透徹途轍練熟不以狗苟蠅營為可鄙奴顔婢膝為可恥也故寵可媚也門可掃也糞可嘗而痔可舐也世世之委曲攀援宛轉附麗以嫵媚容悦貨其身者不特一昭伯之巧請城費求媚費宰南遺以自結於季孫而已也上下懐利以相與故異時遺子鰌遂據費以叛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鄬之會謀陳也鄭伯為會而來未及與諸侯覿而卒于鄵道病卒也如會致其志也髠頑卒例名也三傳皆謂實弑諱而卒之誣春秋也春秋為亂臣賊子作

賊不討不書葬罪舉國無臣子也鄭伯果以不禮大夫獨從中國弒而春秋隱之是蔽惡也是縱姦也是天下之大刑可私宥也一字筆削萬世榮辱安有實見弒而顧卒之乎彼趙盾弒也而曰不越竟許世子止弒也而曰不嘗藥至髡頑道病而卒昭昭也而必曰弒傳者何為故為出入若是乎學者信傳不信經又從而遷就為之辭深切著明者於是乎迂而晦亂臣賊子奚懼焉不然弒賊不討鄭僖公何以書葬

陳侯逃歸

經畧天下有權或操而取或縱而舍順勢安行如禹治水則力不勞而功倍苟挾其勇往直前之氣不顧人情之逆順强欲揠其我從則鯀湮洪水必有扞格而難濟者悼公之圍諸侯所以急於鄭而不急於陳也楚之圍陳已解諸侯會鄬方謀所以固陳而陳執政設詐以恐其君不告而背去常情處此必將怒然合列國以討逃歸之罪而悼一置度外不復經營豈

野心之難保而鞭長不及馬腹亦恐貽後日之憂舍
逆取順中乎權矣逃者匹夫之行陳侯與鄭伯不盟
首止同其貶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
自晉

按左氏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會于邢丘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其實人大夫乃所以人晉侯也人晉謂何因魯政之在大夫而知列國之政皆歸之大夫而晉主乎大夫也時公如晉未返晉不以朝聘之數命之公而命之季孫季孫聽命于會而後公告至以公為不足與命也一國之政專於季孫季孫之所欲厚公不得而薄之季孫之所欲行公不得而尼之故命乎

季孫則朝聘之數可必命乎公不可必也此晉所以命之季孫也晉為盟主修禮率義以倡諸侯而舍君命臣臣倚晉為重得以陵其君君畏晉莫與較而甘心受制于其臣名不正則言不順有國者何恃而立乎人大夫使若微者會而以季孫敵晉侯卑晉甚矣宿繼行父為政一出如晉再出如衛三出遂會晉侯臣行君事視君蔑如蓋公室積弱私室積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莒人伐我東鄙

國有大而弱有小而强視其所立何如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螘得而侮之大固不可恃小固不可易也藐乎之莒魯常為其所侮伐我東鄙我不能報越歲又伐焉復不能報再越歲又侵焉魯豈盡忘其憾哉内制于彊臣外制于大國朝聘會盟無歲不從重以畚䂬之相仍公私之俱匱殆猶四肢不仁動静伸縮非此心所得司也取侮宜哉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是非可否之論交至于前惟明者能察之剛者能決之商鞅甘龍司馬錯張儀之所以勝負也鄭君年在齠齔何能有剛明之見而一委諸其臣子駟伐鄭三卿欲從楚三卿欲待晉各持一說莫知折衷惟强者是從故子展之論雖確莫能回子駟之辭而及楚平信義一隳機變百出朝晉暮楚東遮西紿曾未知息

肩之所吁謀夫孔多發言盈庭其審所取舍哉厥後

子駟死而子展之謀卒用又以知正論之不可廢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災出于天實人事有以召之在四時夏為

火南訛敬致其有未敬乎在五事視為火視明作哲

其有未哲乎在五常禮為火嘉會合禮其有未盡乎

在五官心為火閑邪存誠懲忿窒慾其有未至乎日

用飲食天理行焉暗室屋漏神明臨焉在我有一之不極則火必有不得其行者祝融熵禍鬱攸挻變非無故而然也悼公以宋災問之士弱春秋方富意嚮方正開其嚴恭自度之心使知應天以實之理此其機也味為鶉火商主大火士弱不為無博古之學而國亂諉之無象在道一辭之外曾無以引君於當道

君子惜之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以淫僑如徙居東宫事生之禮闕矣自擇美檟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齊姜送死之禮微矣夫人雖失道為臣子者其可失事君母之道乎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苗未格而誕敷文德崇禾降而退修文教帝王威節伯者何足以知之而晉悼猶識此意不以反覆罪鄭

不以馮陵責楚而討其國人惟恐不至修德而遠人來明政而大國畏誠知服鄭制楚在此不在彼也方未盟戲之前鄭子展稱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子囊亦稱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晉不可敵其精神氣燄已足以震耀敵國矣至合十一國伐鄭鄭雖同戲盟而有異志常人之情必將大肆忿激以求快知武子乃有我實不德要人以盟之嘆晉侯於是歸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莫與爭

鄭至二十餘年不復貳謙之所以利用侵伐蓋以是
也然則折衝制勝之道顧不在堂上乎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
陽

人之舉事有因失而轉於得者有本是而陷於非者
有以失救失以非擠非而終不可回者需自郊而沙

自泓而泥知其進之必窮而不早變也鍾離以諸大夫殊會吳中國之辱也柤以列國之君殊會吳中國之大辱也戚之會進吳稱人以其有慕中國之心也柤之會退吳舉國以其有驕中國之心也其驕奈何晉無以制楚而服鄭於是欲挾吳為重故吳得以驕之坐需諸侯於柤晉帥諸侯而往會志在制人不自知其失已也晉不勝殊會之辱進滅偪陽恥乎小國何足勞十二國之衆欲假偪陽之滅盖會吳之恥使

若為偪陽而會非為吳而來也偪陽既滅以封向戌
何功而封向戌不受以賜宋公何名而賜獻凱武宮
諱而謂之夷俘且選其族嗣納諸霍人以不絶妘姓
之祀既知非義何以滅為哉蓋以中心有慊隨寓隨
見所謂欲蓋而彌章也悼公謀國最為詳重一涉輕
舉噬臍莫及有常德以立武事信為難歟殊吳於會
加偪陽以滅春秋所以結晉之罪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勢有輕重謀有緩急權於輕重使緩急不至於錯施則動無不中矣楚方摟鄭伐宋晉宜急圖而與師伐秦以報前侵是急其所宜緩而緩其所宜急也魏絳教悼公和諸戎以正諸華正欲其專力於楚其可又挑一敵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天王黜陟之命不行於諸侯伯主以私怒喜升降會
盟之班著僭非一日矣伐鄭之役以世子進而先
四國之君僭抑甚焉然亦有說也齊靈公有輕晉之
心苐使世子光從諸侯于會又以嬖妾戎子之請欲
易世子故晉進光以繫其心且厚其黨定其位也與
時仲子謂光列於諸侯不可無故而廢豈非藉晉為

重乎若以先至為盟主所尊何為獨先諸小國之君又何為亳城蕭魚皆從而先之也夫晉升先序不知有天王在先尸君位不知有君父在一舉而兩失之故每惜悼公之賢而不知學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十二國伐鄭以討背盟從楚之罪虎牢未戍而盜殺鄭之三卿因見伐而殺也鄭自雞澤同盟方息肩于晉而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

子展欲待晉子駟專恆竟背晉與楚平於是晉楚之師交至於竟上民不奠居國告病矣今五族作亂殺子駟子國子耳非無主名也而以盜書三卿又不以官書蓋皆主從楚之謀為國屬階人心不與故盜得而戕之也盜一日而戕三卿國無政固可知明年從晉之謀堅定自是二十四年無貳心天其厭亂假手于盜以除鄭之蝥螣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升陑而商勝會盟津而周興山川丘陵天設險要巳不知守則人得以扼吭拊背而制其命矣虎牢鄭之險也前是城虎牢不繫之鄭鄭不能有也今是戍虎牢復繫之鄭諸侯雖城而莫之守復為鄭有也天險得失關國重輕虎牢為諸侯所城則鄭帖耳垂首以從晉盟復為鄭有則待盟境上意氣頡頏矣晉悔前日之不克守遂因十二國伐鄭而戍之戍在盜殺三公子之時乘其亂進而戍也義不足以服人而乘亂以

戎人之邑豈伯舉哉故楚以救鄭書公以伐鄭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謄録監生臣馮克翠

謄録監生臣董誠

春秋說卷二十二

宋 洪咨夔 撰

襄公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井賦之制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成公初年作丘甲丘出一甲則甸出甲士四人士卒牛馬隨甲遞增魯本三軍儉益而四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戰於鞌四卿並將其為四軍明

矣夫大國三軍先王之舊制益三而四是為變古合四而三似非初作也而謂之作何哉三軍之名雖舊併前日陰益之數分隸其中而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之制非舊此所以為作也季文子作丘甲竭民力以奉國季武子作三軍奪公室以奉私世卿之權愈重而國愈削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季孫宿初專政三卜郊不從乃免牲今作三軍三分

公室之後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天意厭季氏之日彊而大微魯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來已久而季氏更舞八佾歌雍徹旅泰山用天子禮樂於大夫之家其未僭者特郊爾上僭之心一萌何所不至祭則寡人公亦未必能有也卜郊不從天之示戒昭昭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

末同盟于亳城北

復之頻雖厲而無咎聖人所以開人遷善之門迷而不復則凶矣鄭前是從楚皆迷復今于侵王從晉之謀以晉能驟來亟合兩國之爭候楚之憊而後堅於從晉故舍之侵宋以致晉師十二國伐鄭鄭即同盟盟已復叛叛已隨會迹雖睽而心之向慕則固不害其為頻復也凡同盟有誠同者有彊同者有陰同者誠同則能久彊同則隨與陰同則終合亳之盟其終

合者歟載書曰無薀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癸丘五禁不是過鄭人聞之必洗心易慮投誠委命之不暇而何楚之能奪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習反覆變詐爲國隨服隨叛盟猶不頼會安足恃

此其會而不盟者何信在盟前也盟亳雖叛晉伐即成敝楚已極興晉乃固蓋子展之本謀諸大夫之公願國人之真情也夫其背左社而趨諸華出於本謀出於公願出於真情何待盟而後堅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藩墻盡剖矣天下之勢此重則彼輕謀國者能使重常在我奚敵國之足慮天保之治内車攻之修政正以是也齊晉更伯以來制楚服鄭之謀凡幾爲合凡解迄不數歲悼公乃能使鄭二

十四年無貳心夫豈有他奇巧哉約已任賢息民和戎而已子產謂當今吾不可與晉爭事之而後可敵國心服若此信乎自治之策不可與易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楚非不彊且譎也今怯晉之彊又墮鄭之譎累年經營一旦盡喪執行人則無策矣然則不德競而力爭未有不屈者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以怨報怨者常過於所施莒自滅鄫以來五年三伐

我鄙侮我甚矣魯連年勞役莫克報今甫休息宿於

是乎救台入鄆救不可緩入則可已報之過也宿受

命救台乘勝徑入無所禀承葢其嗣父當國未嘗親

握兵以出既作三軍假此役以收攬兵柄進退作止

國人一委聽焉故書遂以見其專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悼公之待與國可謂有禮矣初年謀嗣文襄之業不敢輕動諸侯之兵必使士魴來乞師閲一周星鄭始堅定於是又使士魴來聘且拜師以大役小不以埶行由始迄終一以禮接謙尊而光孰不願為之用乎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赴告始通中國魯臨於周廟待以兄弟之國也吳

本泰伯之後至壽夢自王遂併世爵之伯以王法奪之與楚同以子書櫝于諸姬欲僭所無反喪所有昭然臣子不安命義之戒其不日不知以日告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義與利不兩立信與詐不並行邿亂分為三師救邿

遂取之假義以出師乘危而滅國季孫宿盜賊之謀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謚以節惠而壹行楚雖私謚其君不敢苟也靈王不能自克及難於乾谿而謚為靈共王知不德亡師之過請為靈若厲而子囊易以共血氣盡消神明復返審雖知過已晚猶愈於頑冥沉著至死而不悟也

冬城防

魯頻歲從晉于役僅爾少休而入鄆取郜荐用其民且興版築之功於防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魯民之勞果何時而愒乎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有屈必有伸有闔必有闢機至而權行焉善於應變者也吳敗於楚晉與列國謀之吳人習於前會之儆

寋安坐於向以待其來范宣子不能堪也於是數吳伐楚喪之不德以退之既以殺楚之怨又以抑吳之强屈伸闔闢之機晉蓋得之矣然晉初病楚挾吳以爲聲援則屈已下之晉已服鄭楚不能爭於是挾大義以退吳勢合於恐懼之初情移於安樂之後權術反覆春秋不貴也故不沒其殊會之實以示譏季孫宿叔老皆魯卿君行卿從季武子出會亦以卿從是以君禮自居也使介並書所以著宿之上僭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兵家敗不可以遂沮勝不可以常恃先是晉結吳以掣楚今吳楚皆折自相爲讐晉遂以全力向秦圖轡前憾得先後之宜矣然衝風不能起鴻毛強弩不能穿魯縞晉既全制吳楚之勝鞭秦以爲外懼夫豈不可否則遣一介以通秦秦必望風來成何以伐爲又

否則養威持重使列國得以小休然後俟機而動蓋
亦未晚慮不出此糾合十二國亟勞之師越險阻以
窺彊國及涇不濟遷延無功知種而不知收也悼公
興伯之業於是乎稅駕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郑人于戚

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易位以警萬世之為人君者篡以正萬世之為人臣者二義不可偏廢也衛獻公之不道反覆而諫者誰孫林父世執國柄挾晉而陵傲為君所忌故謀先發春秋書衛侯出奔而不名以君雖暴虐非臣下所得而逐也逐君置君一出林父之手而與甯殖相剽以聽

命於諸侯盟主苟以天下分義為任必將大正孫甯之罪而還獻公顧乃號名列國大夫與林父會于戚以謀衛聽中行偃未可得志之論因剽已立而定之偃即前日與欒書執厲公於匠麗氏者其罪蓋浮於孫甯飾辭以脫其逐君之罪乃所以自為地也悼公茈大惡廢大刑長天下臣子無忌憚之氣志於是乎荒矣然則君制其國臣敢奸之蘧伯玉為正論其君實甚弗去何為師曠之言雖意在警切實則所有避

回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王后卿逆公監之禮也劉夏非卿也官宜稱大夫而不大夫爵宜稱子而不子惟繫以邑者是天王之私昵賜之邑而未爵者也王結婚於齊先賜齊侯環命為光寵命不以德而以婚夏實將之至此復使逆后

王朝非無公卿大夫可使而獨使夏非其私昵乎后
位坤儷乾奉承宗廟而安天下顧使私昵逆之婚禮
微矣故直書劉夏旦不書天王所使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郛
救台季孫行救成公行齊師重於莒臣當其輕君當
其重也公至遇不進齊師退矣齊退而城成邑之郛
為不虞備也異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家不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而墮郈費至成獨弗克墮蓋襄公時所城者三費與防皆不書人惟成以二卿帥師用民力厚矣然則是城非以備齊乃所以固孟氏藏姦之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逆周子于京師而立

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常情處此非氣奪於弒君之餘鋒則志動於得國之大福非自折以答羣臣翼戴之勤則自晦以待邦人危疑之定而公一見逆者出其不意吐出肺肝歸功於天無所私繫其英氣凜凜逼人雷動而地軸摇風行而海水立諸大夫震慴退聽不暇已而即位于朝凡所以命

百官者皆培植國本之急務所以任六卿者皆興起人心之至機和戎以靖其外息民以安其內於是三駕而楚莫與爭夫以其年不若文公其佐不若桓公而少壯能老成英銳能詳重規模位置駸駸飛度桓文之上此無他欲寡故耳人之血氣未定一為外務所移則志役而神奪理昏而識蔽天下事無可為者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通治國猶運諸掌耳公方好田一聞虞人之箴而田以時女樂二八方在庭斥其

半以賜謀臣魯無難色車服器用悉從節約而朝聘有定數不過求於列國得寡欲之道矣若其始不能正弒君之大僇終不能行逐君之大誅會王室卿士以重初年之盟方假而遽歸之大節目所在因循曠失蓋方寸本來之明無興發之也故嘗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君唯悼公可與有為惜乎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降而自諸侯出諸侯不能有降而自大夫出大夫非遽敢干諸侯也諸侯不知有天子則大夫不知有諸侯也況古者有公盟無私盟盟出於列國相與要結之私不復關白於王朝在諸侯既絜矩非其道則内大夫敢於盟與國之君外大夫敢於盟公君臣之陛級始夷矣君臣之陛級既夷

積而至於諸侯同盟諸侯之大夫又盟以諸侯之盟不足恃大夫之盟為可恃也然猶可諉曰諸侯命大夫而盟也至此大夫無所禀命而自盟無用乎諸侯之盟矣夫陽剥非一日而剥氷堅非一朝而堅陵夷之勢積漸日甚春秋深懼焉若曰信在大夫可以論雞澤之盟不可以論湨梁之盟是盟直不臣耳悼公於弑君逐君之罪一置不問故列國之大夫皆相視動無君之心平公之卑悼公之為也悼公崇用孰弑

厲公之中行偃權埶日盛遂使列國之大夫自為盟
平公無如之何也若夫速葬以會諸侯而無哀戚之
心則平公之罪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悼公在位十有六年未嘗有所執而晉日彊信義孚
於人心威令不待執而自行也平公嗣立典刑未遠
溴梁之會十國皆至苟能懷之以禮約之以義維之
以信誰敢有貳心使有貳心因其來會而調劑彌縫

之使泯其欲貳之迹吾則退修德政以彊吾國國勢張則大如齊楚亦將震服况蕞爾之邾莒乎慮不出此顧一舉執兩國之君以歸欲示威於諸侯悼公之業不克紹可知矣

齊侯伐我北鄙按自此至襄公三十一年永樂大典並闕今祗録經文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說卷二十三

宋 洪咨夔 撰

昭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日月出而爝火熄雷霆奮而陰沴消君德之賢明威重權臣所甚畏也故必擇昏庸而易欺便翾而易制者君之李斯不利於立扶蘇而立胡亥梁冀不利于立清河而立蠡吾王莽不利于立王侯長大者而立

獳子蜉蝣出陰鵂梟鳴夜而天下大權盡歸其手或幸而不至於凢下則又以仇士良故智百方蠱之使氣移體變而不自知翻乾簸坤出沒神鬼欺雖紿寡惟意所為蓋千古一轍也襄公薨子野嗣立而卒齊歸之子公子裯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其童心國人莫不知之穆叔謂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葬三易衰其不度蓋季氏之所利也異時以輕躁出之鄆棲之乾侯

往來齊晉經營復入不可得而客死季氏之所利者於是乎遂矣嗚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果如是乎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會于宋序趙武屈建盟于宋一諉之諸侯大夫而不序蓋會之時晉先于楚猶如故盟之時楚始先歃尸盟諸夏權歸强楚不忍復序也今會于虢乃仍序趙

武于公子圍之上如會宋時盖會盟于宋有異禮號
雖舊書加牲楚欲尋舊轍以軋晉然用會宋之禮不
用盟宋之禮晉猶不失其尊也而聖人所憂者不在
荆楚在中國湨梁大夫盟之後澶淵商任沙隨夷儀
重丘諸侯猶以位序見至會宋盟宋之後諸侯掃跡
城杞者諸大夫會澶淵者諸大夫會號者亦諸大夫
名分不正紀綱不張楚于是窺見諸夏之亡君尋大
會諸侯及淮夷于申用齊桓召陵故事而荆楚擅中

國矣是會趙武以為功春秋以為罪

三月取鄆

莒魯爭鄆久矣疆場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似不必深責其取也而莒人弒君纔數月魯能聲罪致討則義明而威立何至乘亂幸禍為鼠竊狗偷計見小利而忘大義瀆盟伐國幾墮楚手豈不甚可羞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兄弟異幹而同根知孝則知友矣景公不能存其弟

以慰母心何耶鍼雖寵汰聞其母懼選之訓幡然出奔猶未至悍戾而不知過公誠能擇師傅以導之明禮義以示之可使折節就繩墨脊令之原不寒鳲鳩之愛常壹斯免戾于春秋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凡敗某師皆以權數變詐取勝荀吳出堂堂之師與狄遇于太原舍先王車攻之法而崇卒誘之以拒角

薄之于未陳當在善戰服上刑之科昔悼公修文襄之業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卒蒙其利平公繼之君臣以玩愒苟偷為政尸盟大權拱手授楚而區區與小醜校一日之勝負今日所敗之無終及羣狄即前日所和之無終與諸戎雖以詐勝難于力服中外離心誰為我用晉自是益不競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

莒人弑其君而展輿立展輿雖非手弑立不討賊失君國之道矣齊納去疾而展輿出奔去疾繫之莒展輿不繫之子人心戴之則為君去之則為獨夫豈不懍乎其可畏哉

叔弓帥師疆鄆田

乘時射利者匹夫之行魯乘莒君之弑而取鄆又乘莒君之奔而疆鄆田季氏自以為得射利之機矣聞人之危幸人之禍而覆出為惡春秋以取鄆疆鄆繼

書之利故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舍經信傳學者之通患也鄭伯卒于鄵其卒明矣左氏則謂子駟使賊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楚子麇卒其卒亦明矣左氏則謂公子圍入問疾縊而弒之亦以瘧疾赴春秋以公天下為心楚雖蠻夷其弒頵弒虔皆直書無隱何所私於圍而故脫之實卒非弒也圍

動無君之心固非一日因郟敖以病没殺其二子而奪之位公子比于是出奔觀共王之子圍為長一語伍舉雖巧為覆護其惡自不容揜何待加之弒而後知其惡哉公羊穀梁不言弒左氏獨言之此之謂失之誣按此條公穀無文而穀梁昭三年執齊慶封傳有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之語考康王靈王皆楚共王庶子郟敖康王子則穀梁亦以麇卒為弒也原文失考謹訂于此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時黑將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産使吏數以三罪而縊可謂當其罪矣而黑不失其為大夫與公孫者殺出于駟氏及諸大夫之謀雖以子産之賢亦未嘗稟承君命正其當殺之罪也吁諸侯毋專殺大夫而大夫乃擅殺大夫世變豈不重可嘆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季世諸侯之事盟主率以過禮為勤文公卒魯始會

葬不書其人是時猶用大夫送葬之常制至襄公卒書公子遂如晉葬卿共葬事是一變也景公卒公親往弔且踰年留送其葬是再變也平公嬖寵少姜卒公親往弔及河而還是三變也每變輒下甲弱已甚雖士文伯以非伉儷陽敬來辭而季孫往致襚服則安受之是重在季孫之來不以公至為重也春秋比書其事晉人抑揚之意魯君臣輕重之實昭昭矣吁禮人不答反其敬公盍退而痛念見卻之辱收斂童

心飭厲君德使人改聽易視起敬起畏以弭權彊偪

逐之禍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董仲舒謂諸雹皆有所漸脅之象劉向謂盛陽雨水

溫煖而湯熱隂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大雨雹

為季氏脅君之象無疑也而雹繼旱禱之餘則陰陽戰矣葢公雖童心猶在受制權臣常有不能堪者季氏強以力軋之陽方與陰進陰遂與陽薄故旱雹相仍以示變而終于陰勝也申豐議之藏冰不用而不及乖沴慝伏之本其阿世之言歟

北燕伯款出奔齊

春秋為扶植綱常而作凡書國君出奔君臣交貶也何則君不君而後臣不臣則君宜貶君不君而臣不

可以不臣臣可逐君乎燕簡公多嬖寵欲立之大夫比而殺其外嬖遂懼而出奔為人君不能守宗廟社稷至為强臣凌逼而出故名之以彰天下後世之為君者而君以偪奔諸大夫之罪亦昭然暴白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僖大雨雪公羊以為雹此大雨雪左氏以為雹雪者隂陽之和雹者隂陽之戾固不同然雨暘寒燠過皆為災凡以大書其厲民暴物可知矣雪雖有霑足優

渥之功而春非其時况至于大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楚以宋盟求諸侯于晉晉舉而予之靈王遂合十一國及淮夷于申楚人得志于中國莫盛于此矣叔向先是有言公室今亦季世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是知晉之君臣以淫偷為苟且歲月之計雖不以諸侯與楚安能禁楚之自會乎楚人之

彊非其自能彊皆中國不自彊召之也然自盟宋以來宜若列國讙趨于楚而歷考是會陳蔡許徐頓胡沈淮夷皆素屬于楚者鄭亦兩屬之舊所能來者小邾及滕而齊魯衛邾杞初未嘗往宋惟以世子行以此見人心豈甘為強大之從苟有以維之孰肯舍喬入幽哉聖人不忍中國之皆為楚諸侯悉以爵見所以致其别于淮夷楚子執無罪之徐子既爵而人之又所以存徐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義利之不兩立若白黑然楚伐吴殺慶封似為義也遂滅頼則蒙義以規利盜跖之心見矣方齊崔慶同惡相濟以賂逭討自以為泰山之安天假手于盧蒲嫳以滅杼而封出奔吴受封邑之朱方富踰其舊使非天又假手于圍執而僇之則無君稔惡者皆可長保富貴是無人極也封雖非圍所得討以賊討賊賊

何所逃殺封盡滅其族人心方爲之一快而移師滅賴果何名乎徐既以無罪執賴復以無名滅天又將稔其惡爲討篡弑之地歟觀書伐書執書遂滅可見凶焰勃勃乎其莫遏也

九月取鄫

莒昔滅鄫今取莒之鄫也莒之侮魯嘗甚矣魯前年取鄆今年取鄫報莒抑甚焉而意猶未已也春秋所以貴於釋仇而弭怨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穆叔以深目豭喙之夢而嬖豎牛餧死于牛之手立庶子婼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嗚呼懷私恩而泯大義甘巳榮而忘親辱後世皆是也安得如昭子者與之共論亂臣賊子之情哉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大國本三軍季文子不恤其民丘使出甲陰盖為四而軍制始壞季武子不恤其國縮四為三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猶未屬饜也又舍中軍而四分之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由四而三由三而兩季氏遂有魯國之半軍制愈縮公室愈卑何復古復正之有哉自昔權臣以得兵為重季孫四分公室擇取其二不惟魯君垂命掌握三家强弱之勢分盖為吞噬叔仲之地矣朶頤方急安知

陽貨已眈眈乎其後哉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招亡納叛魯為適數又遣將以詐敗莒師嗜其甚矣

季氏為國巧可以得地則巧無不為詐可以得勝則

詐無不施力可以得國則力無或遺少馬南遺叛陽虎專而三家日微智力于是乎窮矣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仍歲伐吳者三好戰必亡天稔其釁矣春秋之待夷狄不一而足其終始凡三變每變益恕恕之深即憂之深也楚吳越皆以僭王得罪于春秋州不如國國不如人蓋嚴其進也故楚初以州見繼以國見然

後以人見吳則不復以州見即以國見視楚怨矣越既不以州見又不以國見即以人見視吳為又怨聖人豈輕于進之哉世變然也楚之方興齊晉迭伯攘夷尊夏規模整密召陵城濮之役力過而深挫之其進艱矣吳之方興晉雖嗣伯未免假吳以制楚其進宜易于楚也逮越之通中國晉之君臣慆淫苟偷無志于振文悼之業越遂依楚逞進而橫行其進又易于吳矣槪三國之進有難易而吾諸夏之輕重強弱

皆可推見宜聖人憂世之心殆有日甚一日者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文公再從夷儀之會皆以伯序至城杞之年來盟黜而為子今稱伯以卒則嘗復之矣王室以大公為政賞罰悉當于功罪則進退諸侯權皆我出何至九年之間予奪僅行于蕞爾之杞耶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葵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人君生長深宫日與宦寺為密信之而不疑外廷之
撫恥者又自結于内廷表裏鉤聫彼此符應以肆欺
君罔上之謀何可勝計宋平公前以寺人伊戾而殺
太子痤後以寺人栁而逐大夫華合比其坎用牲同
其視之信有又同其援向戌華亥為證又同使公有
一縷之明鑒往懲來孰敢復襲已烹之故智而前後

膚受浸潤之行若出一轍懵然不悟豈非所謂迷復之凶乎不寧惟是太子佐以華合比之故惡柳欲殺之及居喪柳熾炭于室將至而去之比葬又有寵棄倿便辟之移人如此哉夫棄倿便辟以固上寵膚受浸潤以行已謀此固宦官女子之常而為縉紳者乃俯首交結甘心附和以苟一旦之富貴妻妾不羞于墦間者幾希可以觀世道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吴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亂臣賊子以賂免三綱絶矣夷考其所以賂亦隨世為之變宋督弑君桓公取郜大鼎于宋是以寳賂也宣公簒位求定齊人取濟西田是以地賂也至衛人弑君復君晉平公執衛侯衛以衛姬歸乃釋之是以色賂也地賂重于寳色賂甚于地人欲横流以貪濟

淫何所不至哉今齊景公伐北燕討逐君之罪晏子固以吾君賄爲憂燕人以燕姬歸而求成果不克而還則平公所以待衞者也嗚呼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其涕出而女于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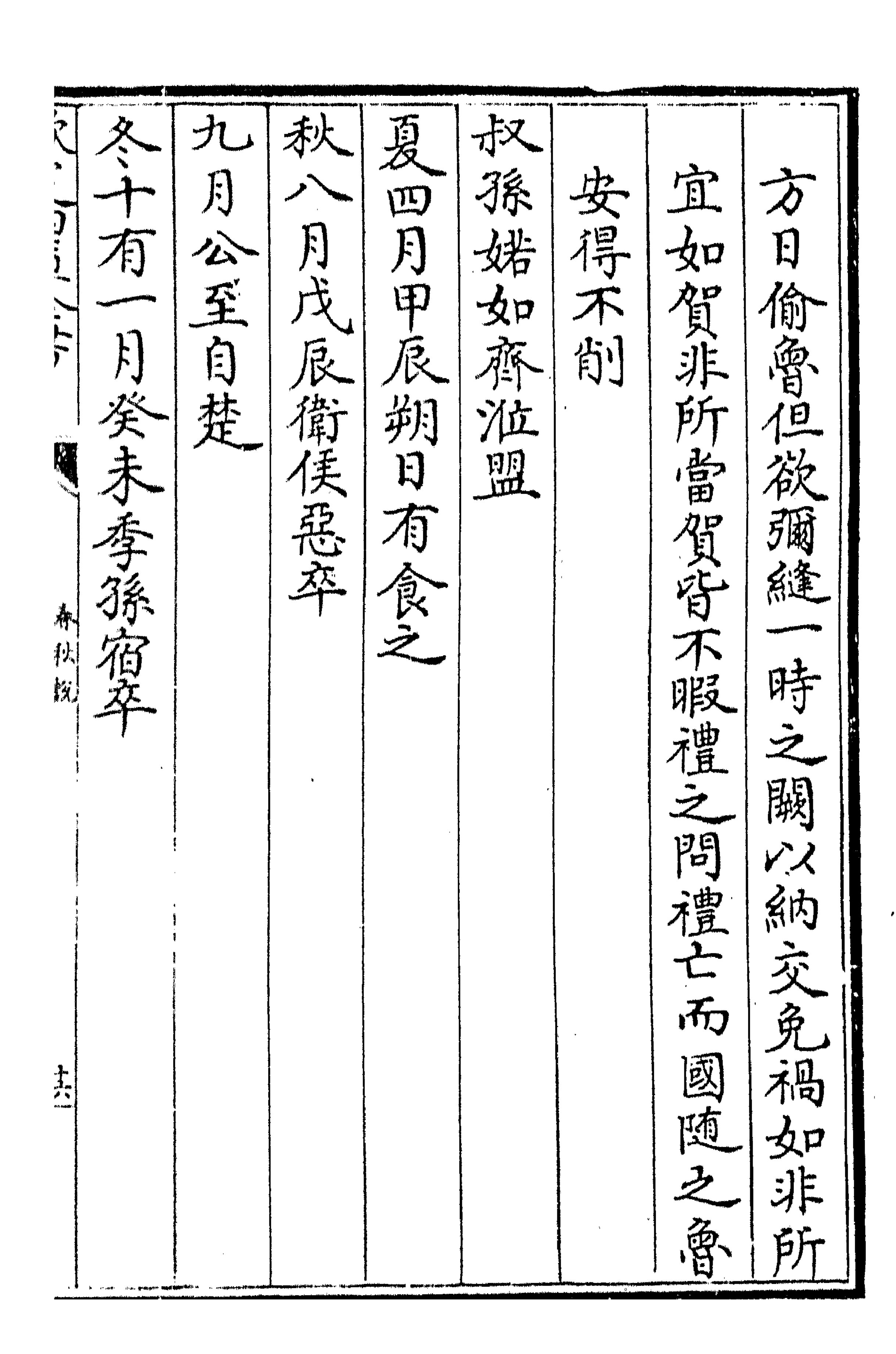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魯政在三家公室四分齊何所畏于我而急急求平哉齊魯皆季世景公棄其民民歸陳氏與魯君昏淫民歸三家事正同公昏于吳與齊女吳亦相先後兩

弱之勢自相携扶晝釋前憾共圖休息故為是平及者我求于人之辭暨者人已交相求之辭此叔孫婼所以即如齊涖盟也

三月公如楚

國勢不能自立而左牵右掣惟人是從魯君臣所以交轍于齊楚也前是楚會諸侯于申公不果往知去就之義矣章華之臺成願與諸侯落之遂啓彊召公以如楚孟僖子不能相禮前無是禮也楚方日彊晉



方日偷會但欲彌縫一時之闕以納交免禍如非所宜如賀非所當賀皆不暇禮之問禮亡而國隨之會安得不削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凡日食皆陰侵陽之咎晉平公問誰當之士文伯不以正對謂衛君大惡魯將上卿而衛侯季孫相繼卒信有徵矣然宿爲人臣而可當日乎蓋其專政于魯國人事之如君列國亦待之如諸侯也方武子寢疾嶠固不說齊衰入見以示不畏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以明不與衆國君之二賢獨守禮不屈豈非國脈所恃以僅存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說卷二十四

宋 洪咨夔 撰

昭公二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凡以弟書皆兄有愛弟之心也招前會後放皆稱公子其殺世子乃稱弟何哉兄有愛弟之心而弟不弟也怙兄之寵殺兄之嫡而迫兄於死社稷為墟招之

罪不勝誅矣夫愛弟者天倫之至情豈料其忮毒至此極然亦知愛而不知教之過也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之罪在招而干徵師無罪見殺故不失其為行人招殺世子而立留留為賊所立聞楚殺行人而出奔故以公子書不以君書

秋蒐于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禮也魯嘗大閱嘗狩未嘗苗秋舉蒐禮固非其時簡習車徒亦有國者不容廢然中軍既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公無民矣民各有屬兵各有主人私其私權不相統雖事晉平齊昏吳好楚可以苟目前之安不容不聯合卒乘參會御右而同簡之為有事之備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兵也閟宮之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

綅為徒增增是寬也車徒尚安有公哉故不書公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公子過孔奐招之黨也陳人殺過過固有罪哀公既卒嗣子又奔無君命而擅殺所以不失其爵也楚殺行人又殺孔奐而賊殺世子之招則執而放之于越

鯨鯢脫綱蛙黽是録其尖刑可知况又乘人之危滅其國以為己利楚圍實穿窬之雄也陳滅而哀公葬于以見人心未去國脉猶存滅而不滅聖人葢幸之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許以大嶽之後屢垂亡而不亡陳以顓帝之族再就滅而不滅所憑者厚也楚子乘公子招之亂滅陳使

穿封戌為公則陳已不復存而會縶之陳災縶之陳何耶齊人既滅遂又殲于遂盖滅非其罪國人猶有自相保聚不願為齊之從而存遂者故復以國見陳之復見亦此類也天未厭陳民未去陳雖以力滅之安得終滅之裨竈謂五年陳將復封盖知天而不知人者

秋仲孫玃如齊

冬築郎囿

齊王之囿民以為大魯誠何時而用民力於築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欲勿亟昭子蓋未測平子之心也中軍未舍之前公猶有餘民自四分公室而民盡去公雖童昏安能無幾微見於辭色季孫欲鼓舞其欲而消磨其不平於是治園囿以奉遊觀使之玩耳目之細娛不知贅旒弁髦之為辱而國移矣賦茅以博狙喜哺果以過兒啼此其術也否則彼何愛於君仰有臺池魚鳥之樂哉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齊景公流連多慾淫於刑而吝於施是爲陳氏敺民也惠欒高誠知惡陳宜兢儆戒懼圖所以陰制潛禦之術而怙其富彊昏於酒內不知怨之積禍之發欒施奔而陳始大矣晏平仲切切乎齊將爲陳之憂苟求兩家兵爭之變詳其亂國之罪倡國人併逐之豈非興起公室之機會聽欒之奔助陳之大君子是以

知其無勇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作丘甲之後四卿並將以伐齊大國三軍陰益而四矣中軍既舍三卿並將以伐莒名爲二軍而實三也季氏將所有四分其國之二叔仲氏各將四分其國之一三家鼎峙不相統屬人帥所私共爲是役合而莵分而將勢利啓而情義疎同室參商矣此三桓子孫之所以微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陳夏徵舒弑其君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齊慶封黨崔杼弑其君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蔡世子般弑其君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天下大惡無終逭之理天

故假手於楚也楚子殺般般罪當討而生名虔者何
故以利心討之也義利之相去不能一髪而舜跖分
焉虔奉孫吳以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
之今又以甘言厚幣誘蔡侯醉而執殺之命棄疾圍
蔡事雖義而心則利以巧用詐以詐濟貪東紿西罔
謂莫已智而不能揜天下之耳目誘之一辭春秋所
以原心而定罪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公室無一民間歲再蒐皆三家之衆也前止以蒐書今乃以大蒐書盖蒐特大夫用諸侯之禮蒐至於大則大夫用天子之禮矣八佾雍徹無非僭天子之禮然不過誇耀其家人大蒐則表表然與國人公之無忌憚一至此尚望其忌君母之喪乎桓公大閱以諸侯僭天子三家大蒐以大夫僭天子春秋為扶植綱常而作盖深痛之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德不孤必有鄰修諸已者無闕人將觀而化慕而來不期親而自親矣否則寡助之至親戚亦叛安能強人附我乎公立以來君臣如晉如楚如齊如宋如滕無虛歲與國無一介之跡涉魯庭者且十年邾自昔屢朝于魯今亦見侮不復至孟僖子至往會于祲祥以修好禮我無以來之宜輕於鴻毛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晉自重丘之後諸侯不會者十八年虢之後諸大夫不會者十年而諸夏皆奔走于楚晉君慆淫而臣茍偷不復念伯業之絶矣陳滅不能救蔡圍又不能救昭公初立韓宣子勉强爲厥慭之會以謀救蔡而終不能以此見政柄倒執未有能彊其國者是會序大夫無譏辭不足譏也不屑之教誨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易言十年乃字十年勿用天有十日周則必變也公在喪公之喪宜慼而有嘉容今母夫人之葬仍不知慼童心雖越十餘年猶在此而不變終不變矣故曰下愚不移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弑君之賊在官在宮者殺無赦蔡般遺孽楚執以歸猶以世子繫之國者諸侯無伯強暴恣行久圍堅守力窮勢屈見滅於以亂治亂之庚而莫之救為可哀

也宋襄圖伯用鄫子于睢社而不得其死楚靈滅國
用隱太子于岡山而不得其死魯伐莒獻俘始用人
于亳社春秋雖諱不書而公亦不得其死淫鬼不靈
何福可邀山與社皆聰明正直而壹者豈人以要福
神其福之乎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入者歸之易納者歸之難北燕伯奔齊以避諸大夫
之偪出名而納不名其納之正邪非也齊為義不終

行大事不以信使燕伯失所歸也先是景公親伐燕以納簡公取賂而還今命將以納非復親伐之勤雖可以返諸國都牽於賂巳之私僅納之陽以塞其請而已信義安在哉異時取鄆居公即此意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周桓

公為鄭言也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魯穆叔為小邾言也周之於鄭魯之於小邾小不加敬已有不來之懼魯豈卑於邾鄭而晉郤之又郤之耶魯為諸夏之望盟主經營糾合之功常以得魯為重今至河輒郤是公之昏弱不足為江湖鳧鴈之多寡晉無志於伯亦不以幾心一生海鷗不下為憂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權彊之難去甚於負嵎之虎非赤手所能搏也齊欒施高彊惡陳氏不能克而奔魯魯南蒯公子慭謀季氏不能克而蒯以費叛慭奔齊智小而謀大故施與慭之曠宗失位略同而陳氏季氏之禍其國亦略同然慭愛公室之心則可亮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君子以信義為主小人以機詐為功晉荀吳舍車崇卒出奇用詐敗狄于太原今復用滅虢之故智偽會齊師假道于白狄别種之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信義一隳機詐百出而文襄之霸業衰矣况桓文之伯以攘楚為大務狄雖小出跳踉悉置不治服其大則小當自讋也晉伯業日衰楚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

女滅陳滅蔡拱眡不之救而又伐徐其横極矣晉方

且汲汲惟狄之是治尚為知務乎伐徐楚以爵舉伐

鮮虞晉以國舉致楚之横皆晉之為故深致其貶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季友賢行父材宿狡意如愚四世相承根據蟠結非

有剛明之君忠智之臣恊力共濟盛陰非衰陽所能

決也南蒯與叔仲小公子憖謀去季氏而歸其室于

公憖告公遂從公如晉公盖聞其謀矣使天祐魯因

其族黨内離家臣外叛一舉而拔盤錯以張公室豈非至幸而君德不强臣謀匪正蒯聵不克遂以費叛徒能亂其國而已費不以叛書者公與聞其謀是叛季氏非叛公也叔弓圍費爲季氏討耳其後公山弗擾又以費叛季氏不能自遏其無君之心安能遏陪臣無季氏之心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按左氏楚虔篡立比奔晉者十三年以名而歸初無

心於歸也脅盟于鄧而入楚蔡公殺虔二子推比為王亦無心於王也棄疾先除王宮使觀從告乾谿之師先歸者復所師潰而王縊又無心於弒也無心於歸無心於王又無心於弒而以弒書春秋豈輕加人以大惡之名哉觀自晉一辭則為有心矣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楚有奉焉爾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晉有力焉爾凡書自皆挾有力之奉而入非有挾則不能入也比挾晉返楚因與羣失職之族仇憾之黨相

表裏而自立據虞巢穴翦虞羽翼使進無所容退無所歸而死夫殺人以刃與挺其為殺同迫而置之死地不可謂不弑也或疑比未嘗臣虔不當言弑虔非同氣之兄乎聖人耳目所接其記比之有挾而歸篡謀已定委折情節本末具備惟經質而傳文故學者舍經任傳遷就其說以求合於經而辭多費能畧傳而折諸經則知簡嚴易直之旨矣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

聚衆蠱于一器其獨存于摶裂噬齧之餘者必毒之鉅者也虔久次乾谿棄疾使以先歸復所告而師潰王縕比立未定又以王至周呼恐之使自殺深險變詐一舉而吞兩兄遂應當璧之兆巧于紾臂矣虔篡立而比弒之比弒立而棄疾又弒之乖沴所鍾自相屠剥固積惡之殃所必至觀棄疾嗾比于弒然後攘國于亂賊之手其設心措慮之慘毒蠱之尤鉅者也

兩傳曰殺公羊曰弒從公羊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悼公興伯之初同盟雞澤而單子會以諸侯有異志姑假王室卿士以為重也諸侯既盟之後即芻狗視之自是會盟無王人者四十年是會劉子忽序之諸侯之上必有大不得已者盖自晉范一孫林父而諸侯貳聽一向戌而諸侯散楚雄視漢上氣勢翕赫滅陳滅蔡圍視莫救中國氣白厭厭矣故又屈劉子

為是會以繫諸侯之心時楚兄弟相屠荐犯大惡聲
罪致討正晉伯復興之機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王
人在前諸侯在後以此衆進師出有名楚雖彊可以
氣厭而義傾也顧徒能服齊以為威而不能致楚之
討宜中國終于厭厭也再書平丘春秋不惟有憾于
晉且有憾于劉子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晉伯方興則厚魯以繫列國之心晉伯既衰則薄魯

以折諸侯之氣前以僑如譖故不見成公執行父今以邾莒愬故公不與盟執意如以歸君臣同辱而季氏之罪狀不白豈伯討乎公以會致晉以人舉直書其事而不諱者甚盟主之虐用其威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國之存亡視人心之去留一旅可以祀夏三戶可以亡秦國雖滅而有不滅者存也陳蔡嘗為楚滅矣今以自歸為文前不與虔之滅後不與棄疾之專封固

也然滅陳滅蔡之日悼太子之子吳與隱太子之子

廬未知其誰立而皆以爵歸國雖見滅其餘民猶相

與扶植故君之遺嗣以幸一日之復興是陳滅而陳

之民未忘陳蔡滅而蔡之民未忘蔡也而況棄疾篡

立之始凜凜然不敢寧晉方合諸侯于平丘又安保

其不吾討是以假興滅繼絶之義復兩滅國以及諸

遷國示非有所利而攘之且使知吾之立一反前轍

而圖其新則反側者安窺覦者定離貳者合而竊議

浮誇者弭國庶幾靖矣棄疾巧於自爲謀皆此類也史記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盖識此意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楚吳皆僭王楚滅國類稱人吳滅州來以國舉春秋豈寬於楚而嚴於吳哉楚所滅大抵其與國之背已

者吳直滅人之與國以逞威耳況入州來巳五十餘

年眈眈虎視竟間楚亂而滅之自此滅巢滅徐其勢

日盛晉通吳之責有歸矣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專政于魯大蒐比蒲敢僭天子之禮用人亳社

始效悖亂之俗以凶傲忮狠濟無君之心疽癰內訌

癰瘓外錮魯之命脉其存幾何使晉因邾莒之愬執

而歸周肆諸市朝不獨爲魯拔一蠹根亦足俾列國

大夫暴蔑其君者知所儆懼乃以子服惠伯之私縱而歸之虎兕出柙其傷愈多魯之君臣雖喜其幸而免亦憂其不幸而脫告至于廟儼如公至肆無忌憚甚於未執公其危矣哉行父執而歸不致意如執而歸乃致春秋蓋深痛魯之有兩君也不然何去其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放太甲于桐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莒著丘公卒蒲餘侯茲夫與公子鐸為國選立人心所與之庚興以易郊公之不肖不可謂無功而國君廢立出大夫之手非所以訓也故不書郊公之出而書其所善意恢之見殺以著當國者偪逐其君專殺公子之罪